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Nouvelle
莫泊桑
短篇小说选

—— [法] 居伊·德·莫泊桑 / 著 夏雪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Nouvelle
莫泊桑
短篇小说选

—— [法] 居伊·德·莫泊桑 / 著 夏雪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法)莫泊桑(Maupassant,G.)著;夏雪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1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法国卷.第4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116-0

I.莫… II.①莫…②夏…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0622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

作 者 (法)莫泊桑

译 者 夏 雪

责任编辑 牧 仁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3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116-0/I·2180

定 价 28.80元

目 录

宽恕	1
朱莉·罗曼	9
老马	19
圣髑	24
马蒂娜	30
首饰	37
克星	49
狼	53
夜光	60
遗弃	67
假宝石	78
盲人	88
同命鸟	92
魔鬼	98
决斗	109

圣米歇尔山传奇	115
一个诺曼底笑话	121
残废军人	128
运气	136
等待	144
在码头上	150
布瓦泰勒	162
女长工	172
浸礼仪式	195
悔恨	202
奥托父子	210
土地	225
一根绳子	233
修沙发的女人	242
铁匠的儿子	250
米奴哀	261
我的叔叔于勒	267
奇遇	277
奇异的故事	293
我的舅舅索斯泰纳	300
俘获	309
蜚蜚小姐	324
房屋出售	338

宽 恕

她生长在一个与外界联系很少的家庭，外面一切事情仿佛完全与他们没有丝毫关联。他们对于政治上的事一点也不了解，虽然在吃饭的时候也有人说起，然而政府的更替好像距离得如此遥远，从而使他们聊到那些事的时候，宛如在谈论一件历史事件，就好像在谈论路易十六之死或者拿破仑复辟。

习俗变更无常，生活的方式不断改进。然而在那些一直循规蹈矩的家庭中，差不多发现不了有丝毫与之相对应的改变。比如说周围的一些风言风语，也丝毫影响不了那个家庭。仅仅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只会对那些事发表一下各自的看法，但他们的声音极小，防止被外人偷听到。父亲低声问：

“你听说了里瓦尔家出的那件令人恐惧的事情么？”

母亲答道：

“任何人都不信会出那样的事情？简直太恐怖了。”

孩子们却是一点都不知道的，等到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不管是两眼还是心灵上，都似乎蒙上了布条一样，他们一点也不懂还有虚情假意和口是

心非的人，不懂在日常生活里要与周围的人勾心斗角，要么最起码要有防人之心。他们不知道纯真无瑕的人总是会遭受别人的诋骗，老实巴交的人总是会受人戏弄，善良之人时常被别人冤枉。

某些人在这辈子的旅途中就在那种不加考虑的坦诚、忠贞和荣耀中度过，这样的刚正不阿，不曾有什么事情能够使他们睁开双目。

此外，还有少许人能够有些觉悟过来，然而也未曾彻底弄明白到底是怎样一码事。他们遭受打击，觉得心灰意冷，在马上就要死亡的时候仍然觉得自己遭受了某种奇怪的坏运气戏耍，变成了倒霉事件以及人间魔鬼的悲惨遭遇者。

萨维尼奥尔家的女儿十八岁就结了婚，嫁给一位名叫乔治·巴龙的男青年，是在巴黎从事证券交易的。他相貌非常帅气，谈吐温文尔雅，表面看似正直厚道，但是在内心深处反而有些鄙视忠厚的岳父母。他当着朋友的面一直喊他们是“我亲爱的老顽固。”

他生于名门望族，姑娘家同样非常富裕。他带着她来到了巴黎。

她变成了一个巴黎的外省人，具有这种身份的人在巴黎非常之多。她对这个大都市，它的潮流代表人物、娱乐消遣、风俗习惯一点也不了解，宛如她对巴黎生活的虚假情意以及它的神秘莫测依然无所适从那样。

她一天到晚呆在家中，甚至自己家处于什么地方都不晓得，间或来到另外一个区，实在像来到一个遥远并且一点也不熟悉的城市游览似的。于是她在晚上会说：

“今天我经过了几条两边栽满大树的公路。”

每年都有两至三次，丈夫和她一起去看戏。那几天好像在过圣诞节，令她永远铭记在心，而且时常挂在嘴边。

偶尔时隔了两三个月了，她仍然忽然在吃饭的时候放声大笑起来，还要嚷道：

“你是否还记得那个学鸡打鸣的小丑么？”

她全部的社交范围仅仅限制在两家有亲戚关系的人家，对她而言，他们便是她心目中的一切。她叫他们的时候喜欢后面附上“家”两个字，敬称为马蒂内家和米什兰家。

丈夫的生活过得无拘无束，想啥时候回来便啥时候回来，偶尔甚至整夜不归，欺骗她说洽谈正事去了，丝毫没有害怕，他知道妻子非常纯真，完全不会怀疑他。

然而一天早晨，她陡然间接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件。

她忽然给弄蒙了，没有办法不考虑那封信。由于写信的人声称自己这样做的目的完全是以她的幸福为出发点，也由于自己实在看不惯，坚持实事求是。她的心地实在太纯真的了，所以无法够理解这类告发做法的本来用意。

信里说过去的两年多时间中，她的丈夫始终和一名年轻寡妇罗塞夫人保持着暧昧关系，他几乎天天夜里都会到她家里去过夜。

她非但不懂得虚情假意，而且也不会跟踪捉奸。等他归家吃饭的时候，她痛哭着将信塞给他，自己却一头逃钻回卧室里。

他有足够的工夫将事情的真相料理得明明白白，而且很早就预备好怎样辩解，紧接着便去叩打妻子的门。她立刻就开了门，没有正眼看她丈夫一眼。丈夫笑嘻嘻地坐了下，将她一把拽过来，抱坐在自己的双腿上，用附有调侃的柔声细语对她说：

“我亲爱的小东西，罗塞夫人是我一位很久以前的好朋友，十多年前

我们就相识了，我非常欣赏她。实际上，我还认识其他二十来个家庭，但是从来都未曾和你谈起过，由于我非常清楚你不喜欢应酬社交，也不喜欢交认识新朋友。但是，为避免今后再出现这类下流的流言蜚语，希望你在午饭之后换上盛装，让我们一道去看看那位年轻的寡妇，我敢肯定你们肯定会变成最为要好的朋友的。”

她死死抱紧自己的丈夫，出于一种一时觉悟于是再也没有办法去阻挡女性的好奇心，她并没拒绝前去拜访那个素未蒙面的寡妇，无论如何，那位寡妇仍然让人感到可疑。她凭女人天生的直觉地意识到，一个刚开始出现的危机好像注定无法避免。

她走进一套位于五层的小单元，屋子并不是很大，然而非常雅致，陈列着很多小摆设，同时也有美丽的工艺品。他们首先来到客厅里静候主人的到来，厅里面由于挂满了漂亮的门帷和窗帘，但是让人感觉光线有些昏暗。等了大概有五分钟左右，其中一扇门被推开，走出来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一头深棕色的长发，身材娇小，体态略显丰满，脸色差异但还是面带笑容。

乔治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这是我的妻子，这是朱莉·罗塞夫人。”

这位美丽的寡妇发出一声低声的高兴惊叹声，伸开双臂走了前来。她说她连做梦也不会想到会有如此的荣耀，由于她听说巴龙夫人从来都不与客人面见，因此她感觉是如此的高兴！她极为欣赏乔治！（乔治是像家人似的亲昵的称呼），因此总是非常期盼能够结识他那美丽的妻子，并且希望也会喜欢她。

一个月之后，两位刚结识的朋友已经发展到了寸步不离的程度。她们

几乎天天相见，甚至有时还要见上两次，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在一起吃晚饭，偶尔在自己家，偶尔在年轻寡妇家。乔治此时很少出去，也不用拿应酬作为理由了，他说他更愿意呆在自己家的壁炉旁。

到了后来，罗塞夫人居住的那幢别墅里有一套的住户迁居了，巴龙夫人于是抓住时机把租了下来，以便能够与她刚结识的女友更为靠近些。

在过去的整整两年时间里，她们二人的友谊实在到了情深似海地步了，无话不说，真是一份体贴入微、推心置腹、令人高兴的友谊。贝尔泰更是口口声声地提及朱莉的名字，朱莉对她来讲简直就是没有一点瑕疵。

她觉得极其幸福，那是一种完美无缺的、宁静的幸福。

然而这时罗塞夫人病倒了。贝尔泰寸步不离地守护她。晚上她焦急万分地照顾她，她丈夫也特别担心。

这天早晨，医生诊完脉象后，把乔治与他妻子支到外边后，通知他们说你们这位好友已经病入膏肓了。

送走医生之后，这对儿年轻夫妇被吓得目瞪口呆，相视而坐地待在那里，紧接着，他们居然开始哭了起来。夜里，夫妻两人都守在她的床边，贝尔泰还经常亲热地拥抱着患者，乔治则沉默寡语地立在床脚，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们。

次日，她的病情更为严重了。

过了一段时间，快要到傍晚的时候，她说自己感觉好些了，强烈要求让他们回家吃饭。

他们哀痛地静坐在餐桌边，一点食欲都没有，忽然使女走进来递给乔治一封信。乔治拆开信件，立刻面色煞白，立起身来，神情怪异地对妻子说：“对不起，我现在要出去一趟，很快就会回来。记住你一定不

要出去。”

他快速地跑回卧室里拿起帽子，立刻离开了。

贝尔泰一直静候着他，被一种新的可怕的东西煎熬着。但是她性格乖巧，绝对不会在他回来以前再上楼看望她的朋友。

但丈夫始终没有再回来，她突然间想到卧室里去瞧瞧他手套带了没有，如果他带了的话，说明他的确已经离开了。

她头一眼便望到了那双手套，边上还放有一张被揉皱了的纸团。

她马上看出那是方才让乔治离开的那张纸。

她一生当中头一次出现了这种极为强烈的欲望：想一探究竟那张纸上到底写了些什么，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在压抑着自己，但是良心不停地挣扎，但是有一种伤痛和好奇心强烈地刺激她把手伸了过去，抓住那张纸团，展开一看。她立刻辨认出是朱莉极其潦草的字迹，上面写道：

你独自一人来，来拥抱一下我，我亲爱的朋友，我马上就要死了。

刚开始她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呆呆地立在那里犯愣，大概是由于她的好友即将死去而觉得吃惊和害怕。然而她陡然悟出了信上那种亲昵的语气，那仿佛是照亮了她一世的电光，向她揭露了所有卑鄙无耻的勾当，他们二人的忘恩负义。此刻她最终看穿了他们的伎俩，他们之间的那种无耻的眼神，她的忠贞被戏耍了，她的信任被践踏了。她好像再次看到过去的每个夜晚，他们对面而坐，利用台灯来看一本书，每看完一页，就互相凝视一番的情形。

她由于气愤不已而感到情绪激动，由于受到打击而感到痛不欲生，一颗心沉沦到无穷无尽绝望之中。

门外远远地传来了脚步声，她躲回自己的房间，把自己反锁在里面。

她丈夫在门外大声喊她：“赶快出来啊，罗塞夫人马上就要死了！”

贝尔泰呆立在房门口，嘴唇颤抖着答道：

“你自己去看她不就行了吗，她根本就不在乎我。”

他丝毫也没有表示气愤，仅仅忐忑不安地注视着她，不停催促着说：

“赶快，赶快！她马上就要断气啦！”

贝尔泰答道：

“你希望马上断气的那个人是我吧。”

这下他似乎听清楚了，转身离开了，再次上楼来到了即将死者的床边。

他正大光明地、不知廉耻地为她痛哭着，把他对妻子的伤害忘得一干二净。但是身为妻子的她已经不再和他多说一句话，不想再多看他一眼，把自己紧锁在怨恨和气愤的情绪中，昼夜进行祷告。

他们仍然生活在一块，仍然一道吃饭，然而心里满是失落，整天沉默无语。

其后丈夫曾尝试去劝解她，但是她的憎恶完全没有消除。那样的生活日复一日地持续着，两人都觉得倍受煎熬。

一年过去了，他们二人犹如陌生人似的在一起生活着。贝尔泰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

此后的一天，天蒙蒙亮的时候，她就出门离开了，大概八点钟左右回来时，两手拿着一大束白色的玫瑰花。

她吩咐人去叫她的丈夫过来，说她有话想和他谈谈。他过来的时候，

看起来心神不宁。

“我们两个一起出去吧。”她说。“那些花你替我拿着吧，它们实在太重了。”

他拿着花束，随在他妻子的身后。外面早就有辆车在等候着他们，他们上了车，便立即出发了。

马车停靠在公墓的大门边上。此刻的贝尔泰双眼含泪地对乔治说：“带我去她的墓地吧。”

他全身颤抖，不晓得如何是好，然而还是动身朝前面走去，双手一直在捧着那束花。最终他在一块白色大理石墓碑前面停住了脚步，用手示意了一下，沉默不语。

她从他手里拿回了那个白色花束，双膝跪了下去，把那束花摆放在石碑前面。接着她带着恳求的眼神静静地独自一人进行祈祷。

丈夫此时就站在她的身后，想起以前的所作所为，不禁流下了眼泪。

随后她站起身来，朝他伸出两手。

她说：“要是你同意，我们就作为朋友吧。”



朱莉·罗曼

两年前的同一个春天，我独自一人在地中海海滩漫步。沿着宽阔的大路信步而行的时候，任由思绪浮想联翩，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心旷神怡的事呢？独自一人走在阳光下，穿行于和煦的微风中，在海边山角，沿着海岸。简直像在梦境！在短短两小时的时间里，幻想、爱情、历险，像洪流般在漫步者的心头掠过！伴随着温柔清新的空气，有多少朦胧欢快的希望涌入我的心间！我把它们合着微风饮了下去，在散步中心灵感应着一种越来越强的对幸福的渴念。短暂迷人的思潮如同鸟儿在自由自在地飞翔欢唱。

我沿从圣拉斐尔至意大利漫长的路上走着，其实更像是沿着一条绚丽多彩的漫长大路前行，这条路好像特意为表达世上所有爱恋的诗情画意而铺建。我陷入沉思，从矫揉造作的戛纳，到狂博滥赌的摩纳哥，但凡踏上这块土地的人们，不是由于别的原因，只不过为了图热闹，或者在游乐中挥霍钱财；在这片纯净的天空下，在这个蕴育着满园玫瑰和柑桔的花园里，更衬托出他们虚荣、愚昧的自命不凡，和卑劣可耻的欲求，充分彰显了人性的真实面目：卑躬谄媚，愚昧无知，空洞自傲和贪无止境。

蓦然间，在山的每个转弯处常见的一个令人陶醉的小海湾，我望见了一些别墅，大约四五幢的光景，安静的矗立山脚下，面朝大海，后面是一大片野生杉树林，斜向延伸至人迹罕见的两条大山谷。那几座瑞士山区木屋式的斜顶别墅非常漂亮，我情不自禁在其中的一座周边镶着棕色护墙板、攀缘蔷薇爬到了屋顶的白色小屋前停下了脚步。

只见花园中群芳斗妍，姹紫嫣红，妖娆多姿，精心布置得令人错综有致。草坪上到处满是花卉，过廊的每一级台阶两侧都放着大盆花用以装饰；白得使人眼花的正面墙上，每个窗口里都有一簇簇粉红色或黄色的小花朵；甚至就连这座玲珑精巧别墅带有石栏的露台上也环绕着很大的铃铛形好像血滴的红色花朵。在屋子后方，我还望见一条由花开的正艳的柑桔树形成的狭长小道直通山脚。在大门上用小巧而精致的金色字母注明它的名称“安唐别墅”。

我心里自问，隐居在此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或仙女，出于怎样的灵性和智慧发现了这个地方，并在这里建造了这幢犹如偎依在花海中的如如梦似幻的小屋。

一个养路工正在街上敲打石块。于是我上前询问这幢宝石般精巧的房主是谁。

“朱莉·罗曼夫人。”他回答说。

朱莉·罗曼！我很小时候，很久以前，听人们说起过这位大明星，与拉谢尔是竞争对手。

这世上从没有哪个女人像她那样赢得到过那么多的掌声和爱慕——尤其是更多的爱慕！为了她，那时不知道究竟引发过多少次决斗和自杀的二重奏！现在这个迷人的女人多大年纪了？到底是六十岁，七十岁，还是七十

五岁呢？当初曾被我们这块土地上最伟大的音乐家和最高雅的诗人倾慕的女人就住在这里！我还能清楚的回想起（我当时十二岁）她和音乐家感情破裂后，与诗人逃往西西里，整个法国都为之震动。

一天晚上，她出走了，在一次首演后，观众为她鼓掌长达半个小时，而她接连出来谢幕达十一次。她离去了，搭乘当年流行的轻便双轮邮递马车；他们越过大海，来到那座名叫“希腊之女”的古岛上，在那片环绕着巴勒莫广袤无垠的人称“黄金贝壳”的桔树林中，相亲相爱地生活。

人们谈论着他们两人登上埃特纳火山的场景，描述他们如何深情相拥，脸颊相贴，一同俯向巨大的火山口，好像要纵身投入到这烈焰深渊中去。他，已经死去，却留下了诸多沁人心脾的诗句，那么深邃隽永，那么动人心魄，那么感人至深，让整整一代人为之倾倒；他的诗又是那么深奥微妙，为年轻的诗人们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至于另外那个人也已长眠地下——那个被遗弃的人，他曾为她的音乐生涯演奏过的乐章依然活所有人的记忆里，辉煌的和失望的乐章，令人陶醉的辉煌，和令人心碎的失望。

朱莉·罗曼就在这儿，在这幢掩映在花海中的房子里。

我没有迟疑，拉响了门铃。

一个小仆人应声出来，他大约十八岁左右，呆头呆脑，笨手笨脚。我用铅笔在名片上写了一句对明星衷情礼貌的恭维话，迫切请求她能接见我。要是她知道我的名字，或许会为我开打房门。

贴身小跟班拿着我的名片进去了，没过多久又回来请我跟他走；他把我领到一间整洁高雅的客厅里，摆放着路易-菲利普风格沉重的硬木家具；这时一个身材纤细但并不漂亮、大概十六岁左右的小女仆正在细心揭去家

具上的布罩，明显是为了要接待我。

女仆走了，只剩下我一人待在客厅。

客厅的墙上挂着三幅画像：一幅是女明星，身着扮演角色的装束；一幅是诗人，穿穿紧身束腰大礼服和当时流行的带褶边的衬衫；另一幅是音乐家，坐在一架拨弦古钢琴前。那个女明星满头金发，姿态慵懒妩媚，但是按照她当时那个年代的风格，显得有些矫揉造作，漂亮的嘴唇和碧蓝的眼睛，画像精细，工致，清雅，但缺乏活力。

画中的那三人看上去都像在注视着他们的后代。

一切的一切，都散发着昔日的气息，那个已然逝去的年代和已归于尘土的人们。

门开了，一个矮个儿妇人踱了进来，老，很老，很小，白发白眉，那样子活脱脱像只动作鬼祟麻利的小白鼠。

她向我伸出了手，用一种依然清晰明亮的动听声调与我打招呼：

“谢谢，先生。如今高贵的男人还能记起往日的女人实属不易！您请坐吧。”

我告诉她我是怎样深受她这座房子吸引，怎样迫切想知道房主的名字，怎样打听出来，怎样在得知她住在这儿，压抑不住想要拜访的渴望云云。

听完后她回答道：

“这给我带来很大的快乐，先生，”她说，“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儿。看到您写着亲切熟悉问候的名片时，我震颤了，仿佛是告知我一位二十年不见踪影的老朋友又来看我了。我现在像一具已经死去的尸身，这世上没人还记起我，也没人会思念我，直到我真正消失的那天；也许到了那个时候，所有报纸都会提及朱莉·罗曼，连续报道上三天，上面有关于